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7)02-0019-05

一流大学视角下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白 强

(重庆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重庆 400044)

摘要: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较晚、竞争实力相当悬殊的条件下,只有深刻认识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树立“自知自信、自立自强、自省自阅”的战略思维,并从目标定向、师资建设、苗子选拔、机制建构、现实导向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采取“超常规”的改革行动,才能尽快建成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促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关键词:一流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战略思维;改革行动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没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一流的大学。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这是由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关键作用所决定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步较晚,如果从1981年正式建立学位制度、1984年全国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算起,至今不到40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深刻认识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深入领会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进而树立科学的战略思维,选择超常规的改革路径,才能尽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促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一、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

人们在研究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时,往往更多地关注其一流的本科教育,而其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则常常成为“遗

忘的角落”。事实上,无论从历史的长河考察,还是从现实的视角审视,一流的研究生教育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

(一)历史上: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得益于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崛起

历史上,世界一流大学崛起的历史就是其研究生教育崛起的历史。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并不是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而是曾经后来居上的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1月22日霍普金斯大学创立,其后在极富创新精神的吉尔曼校长领导下,该校借鉴德国柏林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在实用主义占据社会思潮主流的美国大学之林中,坚持以“自由探求真理”为办学灵魂并开展了大规模、制度化的研究生教育,其科学研究在极短的时间内声名鹊起,一跃成为美国当时最著名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当时,在科研影响力上,即使哈佛、耶鲁等经典老牌大学也稍逊一筹。二战时期,哈佛大学虽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中原子弹研制的核心技术研究,但仅是“提供辅助数据的大学”,而霍普金斯大

收稿日期:2016-12-02

作者简介:白强(1969-),男,重庆人,重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研究”(DIA110256)

学独立承担了“无线电引信雷达研制”重大科研项目。^[1]直到今天,无论“QS世界大学排名”,还是“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或者“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霍普金斯大学仍以其卓越的研究生教育、显赫的科研成就和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杰出人才培养成就而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

霍普金斯大学的崛起,迅速形成“霍普金斯效应”。^[2]在其影响下,当时的芝加哥、密歇根、康奈尔、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等20余所新型和老牌大学也迅速崛起,纷纷仿效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建立起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术影响力,进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群”,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哈佛大学拥有的研究生院数量居于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前列,全校13个学院中,除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属本科生院外,其余11个学院均为专业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成为其保持科研创新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其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力支撑。

(二)现实中: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高度重视和着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面对异常激烈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即使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当今世界一流大学都在通过严格导师责任制度、加大研究生奖助力度、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强化跨学科交叉培养等途径进一步发展研究生教育,以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绝对优势。牛津大学近年来在坚守“追求卓越的精英教育理念”的同时,通过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着力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等途径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据其官网统计显示,牛津大学2014年共有10173名研究生,来自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欧盟及欧盟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研究生数量为6335人,留学研究生比例高达62%以上。^[3]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上,牛津大学实行大学部制和跨学科交叉培养,在全校设立人文学部、数学物理与生命科学学部、医学部、社会学部、继续教育部五大学部,含盖65个部门、院系和中心以及近百个专业,各学部有渗透、各学科有横跨、各专业有交叉。^[4]向来以保守著称的耶鲁大学则特别注重研究生选拔的综合性、课程体系的多元性和科研训练的多维性。在学生选拔上,不但要求学生具有优异的学业成绩,还要具备优秀的领袖潜质和科研潜力,同时还要看学生有无文艺才能和对科学的好奇心;在课程体系

上,导师拥有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及研究兴趣自由设计和申请课程的权力,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体系。比如,在耶鲁法学院,每年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就达200门之多。^[5]而以富于改革创新精神著称的哈佛大学也不甘落后,除了在强化导师责任制度、严格招生选拔与培养淘汰制度、加大研究生奖助学金额、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促进跨学科交叉培养等方面与牛津、耶鲁等大学具有共通之处外,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生助教制”,全面培养研究生的教学与科学能力,从而使其研究生教育在欧美大学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独领风骚。

二、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

对于一流大学来讲,一流研究生教育与一流本科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从一流大学的国际影响力来看,一流研究生教育更显前沿和重要。对此,有学者指出,“无论是现在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还是其未来根本前途,关键都取决于研究生教育。”^[6]研究生教育作为大学最高层次的教育,承载着更为前沿的使命,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社会服务、一流的学科建设以及优秀文化传承等均赋予研究生教育更为艰巨的使命。

(一)一流研究生教育支撑一流大学的前沿科学研究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表明,没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一流的科学研究;没有一流的科学研究,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正如前述,1876年建校的霍普金斯大学,与1636年建立的哈佛大学相比,建校历史整整晚了240年,但为何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声名鹊起?其秘密就在于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创了大规模、制度化的研究生教育,最先建成了美国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进而在后来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特别是高科技研发中能够独挡一面,为二战中的美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支撑了霍普金斯大学一流的科学研究,而一流的科学研究又使霍普金斯大学赢得了一流的学术声誉。不仅如此,在“霍普金斯效应”影响下的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批古典和新型大学崛起的史实,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一流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科学的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二)一流研究生教育支撑一流大学的高端人才培养

纵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为其杰出的人才培养成就而叹服！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活跃于政界、商界、科技界的精英。牛津大学800多年来培养了7个国家的11位国王、19个国家的总统、6位英国国王、26位英国首相和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380年里培养了3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0多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以及8位美国总统。如此卓越的人才培养成就无不与其卓越的研究生教育紧紧相联。这一点，仅以美国一流大学的政界精英人才培养成就为例即可得到充分证明：前总统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同时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即将卸任的总统奥巴马拥有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等等。可见，一流研究生教育支撑着一流大学杰出人才的培养，无愧为精英人才成长的摇篮。

(三)一流研究生教育助推一流大学的前沿学科发展

大学学术组织的特性在于其“学科性”。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最终都要落实到“学科”这个最基本的学术单元。因此，一所大学是否拥有一流学科也就成为衡量其是否为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而评价一个学科是否一流的标准，除了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外，还有一流的学科建设水平。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学科的布局、方向的凝炼、队伍的建设、制度的构建、平台的完善以及环境的营造诸多方面，但要建设一流学科，“最核心的要素是学术队伍，没有一流的学术队伍，就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学科，也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7]而研究生本身就是学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创新接力和繁荣学术的重要作用。清华大学施一公科研团队，一个“60后”（施一公教授）加上三个“85后”博士生（闫创业30岁、杭婧26岁、万蕊雪25岁）而在世界上首次取得了捕获“真核细胞剪接体复合物的高分辨率空间三维结构”的重大原创性突破就是典型的一例。^[8]

三、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战略思维与路径选择

毫无疑问，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

承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令人欣慰！但整体上仍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催人奋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的兴旺发达、国际的激烈竞争、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要求我国大学树立“六自”战略思维，并付诸于“超常规”的改革行动，才能尽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

(一)树立“六自”的战略思维

一是要自知自信。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先有自知之明。古人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高超的智慧并不在于能够评价别人，而在于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极度困难的。就像我们的眼睛虽能远观百米之遥却不能看到自己的睫毛一样。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只有首先战胜自己才能最终战胜别人。审视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崛起，无不得益于其不敌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的自知。可见，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首先要有自知之明，就是要敢于亮开自己的“家底”，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多从自身分析存在的不足，多从自身解剖差距的原因，多从自身拿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如此，方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同时，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树立坚定信念。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西方所不具备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结果，是全体高校战线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晶，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增速提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发展步入攻艰期，矛盾复杂、难点很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势必丧失改革信心，进而坐失发展机遇。“自信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在攻艰克难的关头，必须保持足够的“定力”，对改革方向充满自信、对改革能力充满自信、对改革前途充满自信，才能最终实现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梦想。

二是要自立自强。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自我造血输血。民族自立则振兴，国家自立则昌盛。回望新中国从建国至今走过的历程，中华民族坚持独立自主，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丰功伟绩，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审视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走过的历程，无不经历“自立自奋”之历史。剑桥立志不跟牛津、哈佛立志不循剑桥、耶鲁立志不仿哈佛，然而它们都是当今全球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均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究其个中缘由，“自立”当为重要原因之一。自立就

像悬崖峭壁上挺拔的青松,能在艰苦的环境里自汲营养而傲立霜雪!可见,创建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贵在充分挖掘自身潜能,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与输血能力,方能实现永续发展。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还必须做到锲而不舍。有道是“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改革是革旧布新的创举,是继往开来的伟业,在成功喜悦的背后,更多的是改革者的“阵痛和凶险”。十九世纪艾略特在哈佛推行的包括改造专业学院发展研究生教育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无不遭到校内外保守势力的群起反对,哈佛校务委员会一度强烈要求其辞职。在几乎断送校长执政生涯的极度险境下,长达40年锲而不舍的改革,终于使哈佛赢来生机,获得新生,其本人也“转危为安”,实现了从“异教徒”到“哈佛历史上最伟大人物”的根本转变!在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竞争实力相当悬殊的形势下,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韧性,方有所成。

三是要自省自省。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常怀思危之心。荀子曰“君子博学而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也。”世界进化无疆,万物变化无穷,发展永无止境,唯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勤于自我反思、善于自我质疑、敢于自我批判,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哈佛大学一百多年来之所以雄居世界一流大学前茅而傲视群雄,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其“总是在心神不定地担忧”自己“有什么敌对力量存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毫无疑问,竞争既是大学的改革之道,也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存法则,在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征程中,断不可因一时成绩而居功自傲,沾沾自喜,亦切忌“兔子与乌龟赛跑”而“大意失荆州”,唯有时刻自我反省,才能催人奋进;唯有不断奋进,才能不断进步、永立潮头。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还要敢于自省。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创建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标准模式。只有自己闯出来的路才是适合自己的路,而只有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正确的路!牛津有牛津的道路、剑桥有剑桥的模式、哈佛有哈佛的特点、耶鲁有耶鲁的特色。值得强调的是,在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进程中,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但绝不是复制模仿而是参考借鉴,不是简单移植而是批判创造。因此,对于任何一所胸怀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梦想的大学来说,切忌只埋头不看路,盲目跟风,同质竞争,重复建设,内耗资源而得不偿失,而应秉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创新原则,敢

于破常规、出新招、解难题、创亮点、塑特色,才能在高手如云的研究生教育竞争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二)付诸“超常规”的改革行动

一要高远定向:面向全球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志向决定高度,目标决定规格。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研究生培养目标总体上“趋同”而“平实”,西方大学研究生培养目标则“个性”而“高远”。同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牛津、哈佛、麻省理工的研究生培养目标各具特色、凸显卓越。牛津大学要培养“引领世界研究的人才”、哈佛要“培养全球领袖精英”、MIT要培养“为国家和世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而“掌握学科领域宽广知识+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做出创造性贡献+成为高级专门人才”几乎是我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培养目标表述的基本范式。可见,已经具备雄厚研究生教育实力的研究型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首先要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二要壮大师资:内育外引打造一流导师队伍。导师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直接责任人,其学术水平与道德修养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可以断言,没有一流的导师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考察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的崛起,无不得益于一批世界级顶尖学者的云集。显然,“大学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所聘用教授的质量。”^[9]因此,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的我国研究型大学必须在导师的招聘、选拔、考核等诸环节采取“更严格”“超常规”的手段,外引一流大师,内强培养提质,才能真正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进而培养一流的高端人才,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

三要精挑苗子:大刀阔斧改革招生选拔制度。审视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选拔制度,虽然近些年来有很大的改革完善,但仍带有“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明显特征,“笔试分数”仍然是进入“后续选拔”环节的“敲门砖”、来自“985”和“211”高校的考生倍受青睐、“全才”式学生依然是高校选拔学生看好的对象,偏才、怪才、奇才难以“出彩”。而世界一流大学选拔学生在注重学业成绩优异的同时,也非常看重“特殊才能”和“发展潜力”。因此,只有大刀阔斧改革现行研究生招生选拔制度,构建“国家放权、院校自主、多元选拔、导师决策”的管理机制,进而形成形式多元、百花齐放的招生选拔局面,才能使更多的偏才、怪才、奇才脱颖而出。

四要厉行淘汰:严格执行研究生学业淘汰制度。淘汰是竞争基础上的“再竞争”,一直是世界一流大

学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机制杠杆。无论牛津和剑桥,还是哈佛与耶鲁,不仅有“高淘汰”的招生选拔机制,而且在培养过程中都有各自近乎“残酷”的淘汰制度。比如,哈佛博士生必须经过严格的课程考试、资格考试、综合考试、论文答辩等系列环节后才能最终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审视我国高校现行研究生淘汰制,实乃有其名而无其实,“严进宽出”甚至“只进不出”似乎已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通行“惯例”。鉴于此,唯有彻底破解观念制约和机制束缚的障碍,方有“大浪淘沙”后精英人才的诞生。

五要面向现实:聚集前沿培养原始创新能力。霍普金斯大学因其研究生教育的创建、科学的研究的发展及面向现实的服务而崛起的事实表明,居于高等教育最顶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研究生教育,应当树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高度统一的理念,着眼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国际学术前沿,依托各自优势,整合团队力量,推进组织模式创新,聚集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切实提升解决重大问题和原始创新能力,为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现做出实质性贡献,才能使研究生教育“接地气”“显实效”,实现跨越式发展。

六要强化合作:增强研究生教育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话语权”“文化软实力”的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国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毫无疑问,要创建世界一流研究生教育,必须增强研究生教育的国际话语权。而在总体形势西强我弱、国际教育竞争异常

激烈的形势下,唯有在强化交流、增进合作、促进协同的国际化进程中,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研究生教育的规则制定、教学评估与质量认证,才能切实增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话语权,树立起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形象,进而彰显“中国特色”、凸现“中国风格”、展示“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

- [1] 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60.
- [2] 刘春华.吉尔曼与美国研究生教育:约翰·霍普金斯模式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2(6):85-91.
- [3] University of Oxford. Student numbers[EB/OL].[2016-03-06].<http://www.ox.ac.uk/about/facts-and-figures/student-numbers>.
- [4] University of Oxford. Graduate courses[EB/OL].[2016-03-06].<https://www.ox.ac.uk/admissions/graduate/courses/courses-by-department>.
- [5] 陈静漪,任维燕.耶鲁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分析——兼论法学院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2):92-95.
- [6] 叶赋桂.学术独立、一流大学与研究生教育[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4):20-26.
- [7] 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中国高教研究,2016(1):65-73.
- [8] 万玉凤.施一公科研团队取得生命科学领域重大突破[N].中国教育报,2015-8-24(1).
- [9] (美)威廉·布罗迪,王晓阳.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与管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布罗迪访谈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1-7.

On First-clas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BAI Qia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e mus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China has a shor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istory and a wide gap in terms of competitiveness, we must clearly understand how significant a first-clas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means to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ly by holding high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self-awareness, self-confidence, self-reliance, self-introspection and being creative”, and by taking extraordinary reform actions for target orientation, faculty improvement, talented student selec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realistic guid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n we reach the goal of making first-clas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first-class university; first-clas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trategic thinking; reform action